

夷

堅

志

夷堅三志已序

一話一首入甘輒錄當如捧漏壑以沃焦釜則續詞
記事無所遺忘此手之志然也而固有因循寬緩而
失之者滕彥智守吾州從容間道其伯舅路當可得
法而幾為方氏女所敗一輔語曰史有兩事它日當
告君未及而云亡黃雍父在之館時說東陽郭氏館
客紫姑之異不魯即下筆後亦守吾州又使治鑄申
據舊聞云已訪索姓字歲月殊粲然只有小不合處
茲遺詢之矣日復一日亦蹈前悔至今往來襟抱不
釋也三志已編成因遣書之以泐餘恨且念二君子
之不可復作云慶元四年四月一日序

夷堅三志已目錄

卷第一 七事

石六山美女

孝感寺石魚

秦忠印背

吳女盈盈

長安李妹

京女貧士相

韓郡王薦士

卷第二十二事

徐五秀才

東鄉僧園女

姜七家豬

姜店女鬼

顏氏店鵝

程喜真非人

瓊小十家怪

許家女郎

余觀音

福僧法信

周世亨寫經

天慶黃籙

卷第三十一事

睢祐卿妻

大伊山神

倪彥忠馬

劉師道醫

鍾離丞

宗立本小倪兒

支友璋鬼狂

解忠報應

海州虎豕

穎昌趙叅政店

張允家恠

卷第四十二事

張馬姐

暨彥穎女子

蕭縣陶匠

于允升寃鬼

齊宜哥救母

俞一即放生

沈六寄書

傅九林小姐

楊五郎鬼

燕僕曹一

竇氏求子

周十翁墓

葉通判錄囚

卷第五十三事

秦寧獄囚

秦寧牛夢

五東鄉鬼

黃氏病僕

北虜鎮國物

衛靈公本

李持法司囚

邢監酒夕妻

朱望眇眇

趙不刊妾

吳遠澤夢

潘三十四

程采夢改名

卷第六十一事

上請堯舜

摩耶夫人

王元懋巨惡

趙氏馨

養皮袋

張四殺倡

李克已井亭

二姜夢更名

半山兩道人

司空見慣

黃裳梅花

卷第七十二事

善謠詩詞

范元卿題扇

瀉醫手法

先朱覺九梁

節性俞齋長

潘夢旂毋夢

邊換師

華亭雨電

周楚麵

吉州樟木

卜氏義僕

真如院塔

卷第八十七事

漢張耳碑

道士竹冠

呼延射虎

楊立之喉塵

南京張通判子

陳州兩龍

東海紫金竹

台嶺錢王廟

胡園荔枝殼

鏡湖大鏡

五通祠醉人

長垣婦人

浴肆角箇

唐革廉訪

富池廟詩詞

任天用夢

浪花詩

卷第九十四事

會稽富翁

泗洲普照像

婆律山美女

興國大乘佛

傳夢泉

石牌古廟

葉七為盜

卷第十十五事

石門珠巖

陳瑩中夢作頌

婺州玉石穴

甜水蒼蛤蚧

乾紅猫

建德茅屋女

曹三妻

衛勳傷足

山玉樹

查原亦有目
無之檢時刻

有十二條無面
神之下三題

蚺蛟化

周沅州神藥

林劉舉登科夢

廟神出游

神作上梁文

雲居聖父

吳呈俊

余氏夢松行

葉氏七狐

李氏宅金龜

桐江二猫

桐廬精求母

界田義舉

夷堅志已目錄 凡一百二十五事

夷堅三志已卷第一 七事

石六山美女

寧越靈山縣外六山相連故名曰石六山巖谷奇偉
山容秀絕舊為墟市居民益廣商旅交會至於成邑
郡胥寤賞主藏於驛中嘗曉起盥櫛俄一女子至荷
筒筒候門徘徊羞怯將汲井甯凝睇久之蓋美色也
所着布縷潔白無垢汙訝為異物執而訊之對曰我
只山下村家喪夫半歲矣姑舅嚴急每天明必使負
索當作常水少遲則遭撻不計其數臂脊索流血不如無生因
汪泣下甯已羨其色又悅其語音俚利欲加以非

義拒不肯賞奮怒令駟卒繫之柱間殊不懾怖至曉
始悲告求釋賞再語之收淚而言曰碧嶺之前綠水
之濱喬木之上白雲之間君幸勿相苛窘他日當自
知賞命解縛達之與俱出門候爾不見惟筠筒在焉
賞料必靈山之精邀朋輩好事者挈壺酒往游冀有
值遇略無所覩日將暮陰雲四合於林杪一白獼猴
引手垂足且往且來擲一木葉墮前其大如扇書二
十字於上墨猶未乾其詞曰桃花洞口開香葉落莓
苔佳景雖堪翫蕭郎尚未來衆博觀驚歎即隨失之
賞慮其為妖孽亟率衆奔歸消息遂絕後十年縣市

一少年狂醉，繼日因過嵩畔，逢女子秀色奪目，留眄不能進步。女亦注視含笑而迎，曰：「暮君之能舊矣，能過我乎？」少年喜甚，便握手相從，入石室，但見瓊樓瑤砌，碧玉階梯，中鋪宝帳，名香芬馥，竒葩仙卉，不可殫述。遂留飲同寢，各恣適。居數日，女於席上歌曰：「洞府深沉春日長，山花無主自芬芳。凭欄寂寂看明月，欲種堯花待阮郎。」少年不思歸，女曰：「與君邂逅，合觀恨不得偕老。君之家人失君久，晚夕叫呼尋訪於絕處，孤寂之墟，行且抵此，恐為不便。君宜遽歸，猶眷戀弗忍不獲已而行。及家已三更，妻孥言失之兩月矣。後亦無恙。」

孝感寺石魚

廣陵陳生往孝感寺謁僧偈暮趨回山莊遇樵人謂
之曰早上斫柴之處得石魚一枚形狀可愛我村野
農夫無用此物以與君陳袖之而歸是夕月白風清
階前元置石盆因納其中掬水沃之為戲因取酒同
妻孥飲盆水忽汎溢浪聲漸高久而不止一家為之
驚異秉燭臨視水已空竭而魚身畧無涓滴生嘆曰
妖由人興禍不自作古賢之語豈虛乎哉設或留蓄
將必為患遂持頑石就擊之其鳴如雷破成四片腹

內白蟻數百飛走而出莫能名為何怪也

秦忠印背

龍州人秦忠好獵所殺鹿豕前後以千數嘗因醉射一豚中其足逐之入一崙行五十餘步失蹤徘徊至暮無復得路聞崙內人言此人久射神豚何不報王又聞言奉山王指揮令付獄償死俄二吏引至一殿傾窺緋衣神正中坐良久送下黃紙一幅云秦生罪與赦綠衣吏前讀案記其四語曰福不可作禍安敢為救女之罪酒用印之忠得免甚喜再拜而出但不曉用印之義徐送達於外東方大明冷汗浹背回首

昨高已不見是日到家：人驚云汝去且一月不知何往乃具道其事自後唯尙背痛令人視之皮上有赤印四處若世家篆文經月始沒忠遂棲心道門盡毀獵具有一書名曰說異自序云羅漢寺僧舍歸虛子述凡兩卷總十事以其不傳於世擇取其三

吳女盈盈

魏人王山能為詩標韻清卓因省試下第薄遊東海值吳女盈盈者來年才十六善歌舞尤工彈箏容艷甚冶詞翰情思翹：出群少年子爭登其門不惜金帛盈透簡嘉耦乃許一笑府守田龍圖召使侍宴山

預賓列相得於樽俎之間從之驩度累月山辭歸盈
垂泣悲啼不能自止明年寄傷春曲示其山詞云芳
菲時節花壓枝折蜂蝶撩亂闌檻光發一旦碎花魂
葵花骨蜂兮蝶兮何不來空使雕闌對寒月山作長
歌答之云東風豔豔桃李鬆花園春入塗酥濃龍腦
透縷蛟鮪紅鴛鴦十二羅芙蓉盈：初見十五六眉
試青青鬢垂綠道字不正嬌滿懷學得襄陽大隄曲
阿母偏怜掌上看自此風流唯管束鶯啄含桃未噉
時便會吟詩風動竹日高一丈羅窓晚啼鳥壓花新
睡短臙雲纖指攏還偏半被可伶留翠暖淡黃衫袖

便當作使

仙衣輕紅玉闌干粧粉淺酒痕落腮梅忍寒春羞入
眼橫波艷一縷未消山枕紅斜睇整衣移步懶才如
韓壽潘安亞擲果竊香心暗塚小花靜院酒闌珊別
有松言銀燭下薰聲浪歌金泥額六尺牙床羅帳窄
釵橫啼笑兩不分歷盡風期腰一捻若交飛上九天
歌一聲自可傾人國嬌多必是春工與有能動人情
幾許前年按舞便君寤睡起思羞頭不舉鳳凰簫冷
曲成遲凝醉苑花過風雨阿盈阿盈听我語觀君休
水堂作宋 向陽臺住一生縱得楚王怜水玉才多誰解賦洛陽
無限青樓女袖攏紅牙金鳳綉春衫粉面誰家郎只

把黃金買歌舞就中薄幸五陵兒一日冷心玉如土
雲零雨落止堪悲空入他人夢來去浣花溪上海棠
灣薛濤未戶皆金環韋臯筆逸玳瑁落張祐蓋滑瓊
瑤乾壓倒念奴價百倍興來竒怪生毫端醉眸覩絳
聊一掃落花飛雪聲漫：夢得見人為改觀樂天更
敢尋常看花開不肯下翠幕竟日烜赫羅珞鞞掃眉
塗粉迨七十老大始頂菖蒲冠濤七十始頂菖蒲冠
學謝自然上升之術
至今愁人錦江口秋蛩露草孤墳寒盈、大雅真可
惜尔生比後不可得滿天風月獨倚闌醉岸暎雲呼
佚墨久之不見子心憶高璣去天無幾尺斜陽銜山

雲半紅遠水無風天一碧望眼空遙沉翠翼銀河易
闕天南北瘦盡休文帶眼移忍向小樓清淚滴又明
年山適淄川遇王通判於邸舍出盈、簡欲偕遊東
山紙尾一詞云枝上差、綠林間羨、紅已嘆芳菲
畫安能罇俎空君不見銅駝茂草長安東金鑣玉勒
雪花驄二十年前是俠少累、昨日成衰翁幾時滿
飲溜霞鍾共君倒載斜陽中時方初夏山以病不克
赴其約秋中舟如東山盈已死王通判謂山曰子去
後盈若平居醉寢夢紅裳美人手執一紙書告曰主
女命汝掌奏牘及覺泣以白母云兒不復久居人間

矣異日當訪我於東山遂嗚咽流涕其夕竟卒王命
山作詩吊之山立賦三章其一云燭花紅死睡初醒
一枕孤懷病客情海上有山應大夢人間無路可藏
生乾坤意入憑欄濶風月人歸似舊清漢殿香消春
寂：夕陽無雨語下西城其二云絃絕秦箏鏡任塵細
腰休舞鳳凰茵一枝濃艷埋香土萬顆珍珠濕袖巾
行雨不歸魂夢斷落花唯伴綺羅春漢皇甲帳當年
意縱有芳魂不似真其三云小卷朱橋花又春洞房
何事不歸雲二年前遇曾携手今日重來忽見墳香
魄已飛天上去鳳簫猶似月中聞縱然却入襄王夢

會向陽臺憶使君，後五年山遊奉符與同志登岱岳
至絕頂玉女池，追思疇昔盈之夢，徘徊池側心憶
神會，因題於石曰：浮世繁華一夢休，登臨因憶昔年
遊人歸，依舊野花笑，玉冷幾經墳樹秋，風月過清須
感槩，江山多恨即遲留，如今縱擬誇才思，事往情多
特地愁，又曰：柳條黃盡杏梢新，山翠無非昔日春花
色，笑風春似醉，寂寥唯少賞花人，憶昔閑粧淡佇衣
一枝紅拂牡丹薇，無端不入襄王夢，為雨為雲到處
飛，山歸就次，遂夢游日現峰北見石上大字筆跡類
盈書一詩曰：絳闕珠宮鎖亂霞，長生未曉弃奢華，斷

無方朔人間信遠阻麻姑洞裏家歷劫易翻滄海水
濃春堆謝碧桃花紫臺樹憶瑤池濶鳳懶龍嬌日又
斜讀畢忽寤是夕昏醉憫有女奴來召至一溪洞
門碧衣短鬟出迎入宮殿一女子玉冠黃幘衣絳綃
長眸容山趨拜女遽起止之揖升階少選盈與一
女偕至微笑曰為雲為雨到處飛何乃尤人如此也
遂命進酒各有賦詠夜既深二女曰盈推故便可
就寢聞雞聲起復置酒珍重語別山辭訣恍然出洞
但蒼崖古木非向所歷感愴而返

山有筆奩錄
詳記所遇

長安李妹

李妹者長安女倡也家甚貧年未笄母以售於宗室
四王宮為同州節度之妾終得錢十萬王寵嬖專房
漸長益美善歌舞能祇事王意一日忤旨命車載之

或里龍州刺史張侯別第張嘗於宴席見其人心動
說當作既不能忍乃私願得之雖竭死無憚說而獲焉以為寵

中物喜駭交抱罄所蓄妓樂張筵五六日不息妹事
之曲有禮節大率如在王宮時然每至調謔狎輒
莊色斂衽餌以奇玩珍異却而弗顧張固狂淫者必
欲力制之乘其理髮簷下直前擁致之妹大呼輟泣
走取其佩刀將自刎婢勝奪救得止由是浸不合張

意張耻且怒被酒挺刃突入室偏之妹殊自若謂之
曰婦人以容德事人職主中饋妹不幸初出賤汙鬻
身宮邸委質妾御不獲託久要於良家罪實滋大幸
蒙同州怜愛許侍巾履同州情嚴忌雖親子弟猶不
得見妹之面偶因微譴暫託於君候則所以相待愈
於愛子矣不啻君候乃欲持貨利見盡而又憑酒仗
釵威脅以死欺天罔人暴殲女子此誠烈誼丈夫所
不忍聞妹寧以頸血汙侯刀願速斬妹頭送同州雖
死不憾遂膝行而前拱手就刃張羞愧流汗掖之使
起曰我安敢如是而今而後有何面目復見同州哉

自是不復與戲言妹竟縊死它日張晝寢見妹披髮而泣曰為妹報同州已辨於地下矣張大懼悒悶不食數日而卒初時嘗為王山談其節故山為作傳亦錄筆奩

京師貧士相

王珩彥楚自明州入京師赴省試揭榜前一日獨在邸舍時年方二十以貧甚不出游俄有貧士前揖謂為丐者略不顧視士忽發問曰秀才待榜乎王曰然君豈善相人耶珩今舉可得否士曰秀才能從吾飲當言之王曰我正乏旅費囊無酒資士傾袖中錢數

百曰用此足矣王頌異焉即相與詣旗亭酌數盃罷復扣之曰明日榜出幸為決得失士曰後日方榜出明日未也王曰却已見宣押臺官入貢院拆封何由留連信宿士曰我但知如是耳秀才倅未登第直到五十八歲乃可王曰儻如所言前程當不能遠大曰却有些好處才了當便任身局不三年起過鄉監連與大郤作監司壽登八十五意色不憚捨之去頃之遇大學齋僕過門問以放榜事僕曰奏卷錯誤展作後日王始驚嘆已而不第尋訪貧士更無識之者後悉如其說王以大觀己丑成名建炎初為京師轉運

使甲志嘗載其夢中詩云

韓郡王薦士

紹興中韓郡王既解樞柄逍遙家居常頂一字巾跨
馮當作李駿騾周游湖山之間纔以私童吏五六人自隨時學
如晦叔自楚北幕官來改秩而失一舉將憂撓無計
當春日同邸諸人相率往天竺李辭以意緒無聊賴
皆曰正宜適野散悶可也強挽之行各假僦鞍馬過
九里松值暴雨衆悉迸避李奔至冷泉亭衣袂沾濕
愁坐長歎遇韓王亦來相顧揖矜其憔悴可怜之狀
作秦音發問曰官人有何事縈心而悒快若此李雖

錢

不識韓但見姿貌魁異頓起敬乃告以實韓曰所欠文字不是賤司否荅曰常負也韓世忠却有得一紙明日當相贈命小吏詳問姓名階位仍詢居止處李遜謝感泣明日一吏持舉牘授之曰郡王送來仍助以錢三百千李遂陞京秩修戕詣韓府欲展門生之禮不復見

古二事李
子求說

夷堅三志已卷第二十二事

徐五秀才

鄱陽槐花巷以大槐得名其木蚪枝老幹由來久矣
慶元四年正月浮梁人徐五秀才入城輸租值積雨
坊閘縱遊塵市經過巷中到樹下拊摩而歎曰此木
根本皆朽盡但存枯皮而柯葉尚能蔚茂不知閱歲
幾何得非世俗所謂老樹精之類乎不然何以若是
之異復再三拊嘆而去獨行歸邸掩闌明燭酌酒至
更闌將就寢聞剝啄叩戶者啟而視之一青衣了鬢
音韻楚、徐謂必倡家人見我旅宿故來相就邀入

室未欲遽媒押姑問之曰汝為何人之女乃中夜過
我乎荅曰妾乃槐花巷內大槐之精也晝日間辱郎
君惠顧惻然興憐感恩義殊常是用致謝家有尊屬
不敢久留離合有時更俟它日君善自珍愛歛袂而
起忽々不見徐懷想迨旦目不交睫為友人言不復
再詣彼處三志甲所書方三遇女子正此云

東鄉僧園女

慶元三年浮梁東鄉寺僧法淨以暮冬草枯之際令
童行挈稻糠入茶園培壅根株見林深處一美女未
及笄歲長裾大髻衣服光赫兩了鬟從于後色貌妍

之幸也何事以鬼物相待淨使從左方出女子謝曰
所謂誤入菴源更容閑有時霎乃穿踐叢薄中不避
荆棘良久三人俱化為狐嗥聲可怖淨駭惧執童行
手大呼而奔徑還舍喘卧心不寧者累日

姜七家豬

壽春民姜七居於府市邀接商旅作牙儉慶元三年
七月常聞後園有悲泣之聲開戶審視則無所覩又
兩月五客負販南藥至一姓陶一姓祝一姓何一姓
吳一姓董同宿房中其夜聞泣聲切於門隙窺之乃
隨當墮園中牝豬也五客偕出呼問之曰尔已隨畜類故應

嚴喜怡含笑歛袖前揖曰和尚萬福法淨應喏既而
思之曰此間四向無居人山前谷畔縱有兩三家其
婦女皆農樵醜惡豈得如是綽約華姿者茲為鬼魅
何疑不可領略以招盞媚遂袖手搯印誦楞嚴呪大
聲咄叱以威之女嗚々大笑斥法淨名曰和尚你也
好笑縱然念得楞嚴神呪數百千遍又且如何我不
是鬼怕甚神呪淨曰女是何妖孽入吾園中以容色
作妖怪我身為僧披如來三事之衣日持佛書齋戒
修潔雖鬼神魔幻安可害我汝速去女曰兒實良人

縱當作縱

家因隨衆出郭速縱到此願和尚慈悲指示歸路兒

受業何得示此變怪豬應答如人言我是姜七之祖
婆緣在生之日專養母豬多育豚子貿易與人一歲
之間動以百歲用此成立家計遂受罰償填追悔無
及明日衆以告姜勸其如法飼養姜怫然曰畜生之
言何足為信我已數月來知之矣見怪不怪其怪自
壞設若真箇是祖母又且如何不可听他一任自在
衆皆不復語祝客者遂昌人申戒尤力姜發怒責之
才兩日得疾恨豬為祟喚王屠執縛去宰殺取錢閱
三日善手足盡生黑毛化為四脚呻叫痛苦若就刀
時到晚而絕妻正懷孕滿十月生女頭面兩手是人

形唯兩豬足而偏体黑毛母抱弃于水中

姜店女鬼

姜七家對面有空屋一所相傳鬼魅占處無人敢居
姜賃為客房以停貯車乘器伏常見一女子晚夕循
繞往來客浸米在盆則為淘洗炊火造飯則為置薪
飯畢又為滌器收拾問其何人不肯言終日未嘗發
聲一客乘醉悅其盛年白皙欲擁抱之微笑而不荅
值夜亦前後行遊或擁戶入客舍及出則掩之未嘗
與人作禍程三客者古田人平昔食素持穢跡呪有
功用覩其事謂他人曰安有鬼物公然出現而得寧

貼者我當去之乃潛結法印誦咒女飲袂侍立听至百遍拊掌大笑而退父老云此女崇出沒今二三十年屢經術口法師攝治只是大笑暫隱不過百日依然如初云

顏氏店鵝

慶元三年十月姜七家五客起離推場到淮岸候北界放客過淮以十一日往顏氏店泊顏語妻云明日宰雄鵝一隻待衆客是夜皆聞柵中群鵝競前啄泣哭或相吊語及旦顏往取之群鵝競前啄其衣遮遠不退顏携杖擊散竟殺一雄衆舉翅拍地自擲一雌

二雖即死餘皆七日不飲水食

右三事
祝客說

程喜真非人

新塗人王生雖為閭閻庶人而稍知書最喜覘靈怪
集青瑣高議神異志等書紹熙二年三月出郊遊春
忽起妄念謂徃古以來有多少奇怪靈異之事我未
之見也今此處孤村迥野豈得無之誠願一覩正思
幕間一美女信步至前歛容道萬福王問其姓氏荅
云我是城中程處婆家女小名喜真被媽、嚴切每
日定要錢五千一如不及數必遭笞打吃受不過不
免將身逃竄未有歸着幸遇郎君不知可能收留歸

宅作婢妾使喚店王生方二十六歲雅愜所望但以
父母在堂不敢帶人語之曰吾欲權寄汝在守墳僕
家教日却營辦道路盤費相携去外方穩便團聚汝
意如何女曰諾乃挾與偕行置於所親張官人家舍
竊取父錢百千買小舟載女東下而駐於豫章隨宜
商販濟度時日久而消拆殆盡女素善針指自綉領
茵之屬出售至三年八月在市店閑坐有雲遊馬道
人過而顧之謂王曰此女子非人懼為君不利今君
之身妖氣充滿禍至無日不可不慮吾能行五雷法
書符救人當為任此青即研朱作符一道付之曰還

稟當田稟 卽時藝與司命王奉其戒納符於竈中女色變股粟

俄雷火熒熒從灶出徑入房室辟歷一聲起女大叫

王走視之寂無女矣

鑄錢司押網人劉信說

瓊小十家怪

南劔州充溪縣人瓊小十於縣外十里啟酒坊沽道頗振只駐宿於彼唯留妻李氏及四男女兩婢在市居每經旬日則一還舍然逼暮必反紹熙四年八月夜且二更瓊擊戶而入携酒一尊李問之尔既歸来何必衝夜豈不防路次蛇虎不測乎瓊曰我既薄醉思汝又念家間乏人看觀坊內僕使自足用故抽身

且來宿卧不曉便行矣泊就枕歡洽異於常時自是
輒用此際來門不閉扃以待之至十二月李懷妊明
年三月自瓊歸訝妻腹大謂之曰我今歲不曾共汝
同衾枕何由有孕汝實與誰淫姦速言之李曰從去
年八月汝夜、將酒來共飲兒女并慶奴各得一盞
酒盡然後登床天未明即去有如不信請逐一問之
衆言並同瓊不能質究呼坊僕王八便李詢夫行止
王云十郎未嘗離本坊李曰然則酒餅是誰將到王
云今夜若復來但留下餅却俟來日審實已而又至
瓊別命僕韓二同王八再驗之適見主公與主母對

酌認其衣裳形貌言笑舉動真無少異二僕唱喏罷
急走詣酒坊瓊十正彷徨燈下以須音耗僕告之瓊
曰一段精怪我也理會不得即磨淬利刃秉炬而趨
語二僕曰隨我去如誤殺了人我自承當不以累尔
及家時已三更後令王八先剥啄李氏飲席猶未竟
隔扉問何為曰十郎教我送牛向來既得入瓊揮刃
刺妾男子殺之化作白猿凡重七十斤李免身生一
小猿搦死之矣於荒野

許家女郎

尤溪民濮六亡賴狂蕩數盜父母器血衣服典質父

漢五遺詣市鋪從財主為役亦復侵盜妄用慶元三
年二月為父所逐又竊母一傘叙不敢歸欲駐跡坊
巷慮遭執縛乃遁於藪野間因睡過中夜月色正明
見好女郎獨坐大樹下問之曰地變夜深人家小娘
子安得來此女曰我非人是鬼耳濮白姐、若是鬼
如何月下有影且作人說話聲音清亮想故、相戲
也女曰與你方相見何由赫女我是縣市許七郎室
女因月經正行為鄰里炒鬧隔坐遂成大病以致身
亡塋於此地緣生前永聘事兼是枉死魂魄更無歸
着漫出閑遊尋常但聞鬼詐為人迷惑生者豈有肯

通業與五哥

自稱是鬼茲可無疑敢問歌：姓第曰濮六七曰六
歌速歸這裏不是六歌來度濮曰為不合使過父母
錢物趕逐在外無可柰何女令少住遷於十數步間
取尅絲花綾木錦各一匹與之曰用此變轉可以陪
得幸便回程濮捧接感謝擬行挑押女忽不見濮始
惧乘月還邑明日携三錄出適逢許七者評價欲買

練

而認為女棺內所符即拉鄰里收執謂其叔墓濮述
昨夕事衆皆弗信呼集都保詣彼驗實略無損動之
跡破柩視之尸已不存歛時十練其七仍在許哀慟
而返

右二事尤漢
坑戶吳太說

余觀音

主

泉州商客七人曰陳曰劉曰吳曰張曰李曰余曰蔡
紹熙元年六月同乘一舟浮海余客者常時持誦救
苦觀音菩薩飲食坐卧聲不絕口人稱為余現音然
是行也才离岸三日而得疾旋耶因忌海船中最忌
有病死者衆就山岸縛茅舍一間置米菜燈燭并藥
餌扶余入廈相與訣別曰苟得平安舡回至此不妨
同載余悲泣無柰遙望補陀山連聲念菩薩不已衆
盡聞菩薩於空中說法漸覺在近見一僧左手持錫閑
杖右手執淨瓶徑到茅舍以瓶內水付余飲之病豁

開

然脫體遂復還舟

福僧法信

僧法信福州人方在胎時父母皆夢西隱寺長老壽
正來云欲托化已而法信生孩抱即不嗅葷味十五
歲出家落髮每歲必一往明州阿育山寺禮塔至紹
熙五年十月詣泉州海岸禮觀世音正瞻拜次忽收！
足坐逝時年四十七矣三日荼毗五色舍利飛布四
遠大至頃間衆僧見白光從中起穿入雲霞儼成一
僧望西方而去

周世亨寫經

鄱陽生吏周世亨謝役之後奉事現世音甚謹慶元
初發願手寫經二百卷施于人持誦因循過期遂感
疾乃禱菩薩祈救護即小安即以錢二千米一石付
造紙江匠使抄經紙江用所得別作紙入城販鬻用
見而責之江以貧告復增畀其直及售紙於肆每幅
皆斷為六七俱而亟還家悉力緝製納於周、請一
僧摺成冊齋戒繕寫方及三十卷正晝握筆群鴉數
千鳴噪屋上逐之不退起禱于像前迨出視蓋一鴉
中箭流血衆鴉為投之不能得故至悲聞周連誦寶
勝如來救苦觀世音二佛以筆指之箭脫然自投鴉

飛入空中周贊嘆之際箭從天井內擲落于佛龕側
灵感如此

天慶黃籙

慶元四年二月十六日饒州天慶觀設黃籙大醮募
人薦亡每一位為千錢二百預會者千人將畢事市
僧傳三見近所亡母着生前衣服上下皆濕自遠而
來入供筵中傳瞻視悲痛不堪處垂泣遞還母再々
隨至家語話問訊一如常時且云荷女追修之力聲
音全與生前不異傳欲審扣其所以然奄忽而沒眼
醫魏生之女嫁周四以正月產乳而殂亦預斯席及

始

下當有
去字

法衆攝召之際周覩其在茫昧中通身白衣跣行水
內開扉水聲迨至前兩足猶溼周惕然起怖念急捨
歸妻亦疾步相逐周登廁妻入厨周視其顏貌如生
益惧奔赴房趨解衣寢妻卧於其側比曉如

此卷皆
徐謙說

夷堅三志已卷第二

夷堅三志已卷第三十一事

睢佑卿妻

睢佑卿海州鉅平人父祖以農桑為業至佑卿獨親於學作文賦詩為鄉里稱道年甫二十娶同里房秀才女甚美而慧紹興辛未染時疫而卒葬壽州東山之阿睢素所憐愛殊不能堪月夕花朝未嘗不興念是歲冬與一僕往蒼山省親逼暮疲困到道傍莊舍遣僕就宿即解鞍而入門扉半掩寂無人聲進抵中堂不聞煙火氣唯小童汲水於井坐久餓甚無由可辨食從童求之童入報俄酒散畢集一少婦裝飾華

楚欵容前拜與對席睢愕然細視之乃故妻也然不
敢發問酒散行婦曰與吾夫相別累月痛念不曾忘
睢方棲遑客間喜於延納恍如醉夢中弗記其死歡
媒如平生飲訖就寢繾綣情通當晝亦迷戀遂一住
十日竟不言去婦忽然慘顏言我已別嫁良人了君
不宜處此睢始大悟猶與之惓：共被熟睡既覺則
身與僕皆卧於叢巖之中榭楸之下嗟惋還鄉為之
修葺水陸齋以資冥路竟悒悒成疾以死

大伊山神

葛萬老淮陽宿預人後徙楚州紹興辛巳歲胡塵不

靖倡率鄉人子弟立志義軍自稱統領時魏勝據海
州楚守遣萬往遊說語言不相投遂為怨偶欲致之
死地方窘而南竄獨行於野遇一大人騎馬來兒鞞

青袍從者且十輩魏以移檄遠近稱萬謀叛揭賞求
之萬疑為捕已匍匐草莽不敢喘青袍呼曰萬方可
出萬雖甚恐不得已出應拜于道左青袍呼曰勝捕
汝急乎曰然曰然則從吾行乃徒步隨數十里賴馬
行不騁容其追逐但飢渴交攻其人指地則飯茹陳
列食之至飽乃告之曰吾為大伊山神汝三年之後
當建功于國家矣使閉目勿開万如所教覺若有人

扶掖登舟耳畔風水之聲洶々移時足履地方敢開
目已達淮北岸久矣復南歸又三年因獲反者蕭榮
補閣門祇候充泇淮都巡檢死於官妻子今猶居山
陽之高師

倪彥忠馬

池州青陽實人倪彥忠性好飲紹熙五年六月與數
客痛飲於所居三里間酒壚遂大醉客皆先去倪以
天時極熱覺心膈煩燥見水輒喜其外有池甚清泚
走向池畔欲取水漱口因岸滑失脚墜於深處昏醉
不能上傍又無人所畜一馬在厩中奔馳而至徑赴

經

水濱無疆而下倪挽之自救馬盡力拽出之倪得不
溺死歸告其妻曰我今日乃得馬活性命妻未及問
馬亦還向前吐一骨作人語云倪廿二郎是我前世
之父我頑狠不孝多毀罵父母作畜生故受罰為異
類且只在尔家恰因垂疆救父已償宿債用此一善
當復居人間矣言終立仆地而斃倪為掩葬而修齋
供以報之

劉師道醫

連水軍醫者劉師道家在全城徙居邑市丹世業醫
至其身聲價始振起為軍助教醇謹修飭紹興十八

屈

年冬非浦人王彥礼病遣僕馬邀迎回次中塗逢婦人跨驢一僕從後婦先舉鞭招揖呼其字曰顯道別未安樂劉思向來不曾與接識駐馬問之荅曰我是魏思誠之妻相與為姻戚緣丈夫久伏枕遣我詣君欲板屋至敝廬診視適尔值遇真非偶然也劉意不願行婦強之甚力不得已而隨往並馳三十里背力疲倦而婦無怠色度独木橋經煙村院落到一宅請下馬升堂啜茗會食遂入宅見魏元無半面之雅神手求脉覺骨節硬如木石全無煖氣心怪之投以湯劑且疾鍼婦在傍忽鼓掌笑曰劉郎中細審此病不

可醫之劉曰娘子拉我来何得却如此婦曰郎中試
省轉肘間俄化為狐狸奔而出劉與僕怖叫室宇俱
不見正坐古塚上所斂者一朽骸耳即疾驅而歸及
家則婦已在門內曰說道醫不得郎中不信柰何劉
大怒取長矛將刺之復化為狐躍出戶登屋鳴嗥劉
喚集弓矢叢射之遽失所向劉自是得心疾累歲始
愈

鍾離丞

東平府東阿關山鍾離修仕偽齊為萊蕪丞單車到
官歲餘聞父在鄉里病篤欲歸未遂一夕夢父告之

曰我於某日亡及寤而痛切泣下時家人報訃猶未
至因憂念成疾昏不知人伏枕冥：殆類已死者其
家卜日將藪厝父柩脩忽奔馳而來哭踊哀極妻問
之曰尔作一邑宰何得無僕馬及一吏卒使令曰吾
告假不得又不許奔喪不免托疾潛歸縣人皆不知
也及葬日直麻徒跣至窆所事畢迎魂與還舍脩行
於前步武輕駛它人莫能退躡迨到家候失所在舉
族罔測急走健僕兼程審訊正因卧綿劣久乃漸愈
盖向者愁思之劇離魂會喪孝心精誠純至所格耳
後歸家隍服方叙前事一：無所遺忘與其身親至

無異也

宗立本小兒

宗立本登州黃縣人世：為行商年長未有子紹興
戊寅盛夏與妻販縑帛抵濰州將往昌樂遇夜駕車
於外就宿一古廟數僕擊柝持杖守衛明旦蓐食訖
登塗值小兒可六七歲遮拜上前語言探利可喜問
與誰家人自那處來對曰我昌邑縣公吏之子也亡
父姓名是王中彥與母氏俱化去鞠養於它人將帶
到此潛舍我而去茲無所歸必死於虎狼魑魅矣立
本拊之曰肯從我乎又再拜感泣遂收而育之命名

曰神授見性質警敏每覽讀書一過輒憶又能把
筆作一丈閻字篆隸草不學而成見名賢書帖墨蹟
稍加摩訪必曲盡其妙立本蓋市井之小民耳遽矣
舊業而携此兒行遊使習路岐賤態籍以自給後二
年之春至濟南章丘逢一胡僧神貌偉傑指兒謂立
本曰尔在何處拾得來立本乃曰吾妻實生之莫乃
輕妄發問僧笑曰是吾五臺山五百小龍之一也夫
之三歲矣方尋訪見之尔久留他定招大禍吾已密
施往禁彼亦無所復肆其虐於是索水噴喚立化為
小朱蛇盪旋於地僧執淨瓶呼神授名蛇即躍入其

中僧頂戴不告而去立本夫婦思念久而不忘淮東
鈴轄王易之親親厥異

支友璋鬼狂

漣水民支氏啟客邸於沙家堪倒夫婦自主之遇商
賈持物貨來則使其子友璋作牙僧璋性慧口辨詭
譎百出左彌右逢人多墮其狡計且好尚怪竒乾道
八年春土人共議建立東嶽行宮未有任責者求索
頗久璋忽發語狂易金如喪心每逢人則直指姓名
道心腹祕隱及其意間所營畫無纖微不呈露衆畏
之如鬼或費錢帛密貽之輒受不卻而悉以付祠下

收市木石瓦甍募倩工匠一邑無不加敬尊為翁。人有疾病久弗愈者詣之請堅藥或掬灰三盈攝或傾瀉瓶水俾服之一切效驗至於牛馬不食水草群立道士人往禱祈璋到其處一叱隨即復常已而數十處同日同時皆見之者郡縣知為怪神亦不能禁。經歲餘數然若有所失搏膺大哭領仆于野越夕乃蕪向之恍惚冥冥略不記省殆如鬼孽附麗以然。

解忠報應

解忠者沂州人本名沂上世耕農為業忠獨好武事紹興辛巳從山東開趙歸化得一官馴致殿前司副

將天資禽狼暴戾不仁因登御舟盜物事發當誅朝
廷念其效順但編置湖湘後竄身淮上與不逞子陳
二劫臨澤布商攜送高郵獄祈獄吏言我積金五百
兩埋於州西之土山若能出我當取而中分之吏不
虞其誘道之越獄仍踰城至土山掘地三尺為坎陽
若訪金者即殺吏投尸於中成閔鎮京口往謁使隸
麾下始改今名而居察邏之戕糾說兵籍八健卒行
劫八角樓居民害貨推他人為首分其物而密告官
八人皆受戮又約結王展世宋國寶司澤曲端皆蜀
將者之徒起忠義軍以書尺往復哀集不根之語告

告

于都師李川、悉加鍛鍊誣伏流諸嶺外遂以功補
右列歷娶蘇西州指揮使慶元元年每日暮之時輒
見諸冤魂環繞左右出沒憧々二年之春正晝在寢
為鬼祟鞭撻痛苦無量正年夏有壯士十輩類行伍
中人直詣其舍詰之曰汝殘酷好利過豺狼我曹並
以無辜死於汝手使我厄滯泉下而汝服衣冠亨爵
祿於心安乎今已上訴九天天下訴九地必要汝去不
得稽留汝之子孫後日將無噍類一家盡睢其言遂
同施蕪楚七竅流血聲如牛吼累日乃亡及葬之中
野喪柩破裂暴体不掩猪狗齧食肉盡銜骨矣之雖

三子尚存當不得永遠承祭祀也

海州虎豕

紹興十年春有野豕入海州居人共刺殺之是時州陷虜地其夏鎮江軍師王勝攻取之明年南北講和以地與虜悉空其民度江三十年一巨虎晝入城伏於西市紀三家後稻田之側紀妻呼其女曰誰家黃牛在此速將棒打去女曰恐是知州拽車者不可打乃止俄聞路人大叫曰尔舍内有虎妻急挈兒女走出郡守王添章驃騎率兵圍捕虎奔至市登人屋衆射之而斃添章因與僚佐出郊蒐獵有捺合主簿者

女真人先夕夢為白兔齧足損心疑有他事獨託故
不赴日將暮或言師姑寺前有虎捺合捺合素膽勇
頓忘昨夢遽馳騎赴之射中其額虎怒舉爪搨其鞍
攀搏左足骨肉皆碎明年魏勝舉州歸國竟亦徙民
如曩時乃知野獸輒入郭非吉利也

穎昌趙叅政店

焦務本陳州名田足穀而於閭里間放博取利積之
甚多漁奪人子女或遭苦骨至死皆怨之刻骨乾道
初師僕隸貨金帛於穎昌道由萬壽日將暮欲訪佳
店寓止得一新旅舍問其人曰我屢經過未有此

店今是誰家產業曰穎昌趙叅政府所建方月餘尔
焦喜而就宿主入置饌又置酒為礼勤篤至秉燭復
出男女婢僕數十人列於前焦舉目顧盼大抵相識
俄合詞諛罵曰汝尋常在鄉里賒貸以米粟麻麦重
紐價錢用勢凌偏使我輩擠陷死地寃痛莫伸投訴
泉下聚集於斯以伺汝緣汝壽限尚有一年直俟命
終追赴陰府今日聊紓憤懷於是群行歐擊手足傷
拆不能起諸僕亦遭箠打所載之物蕩無了遺向之
屋室俱不見但丘墟莽：而已呻譽徹曉路人為雇
車車載以歸明歲果卒

張充家怪

張充者宿豫角城人徙居山陽北神堰大啟酒肆家亦瞻足而其為人輕率不知拘忌或談鬼神之事必詆為無有而蔑視之紹興辛巳之秋淮海受兵人情物態所在俶擾充只一子曰詢得病危殆白晝鬼游其室器皿几案悉憑虛而行互相值過則鑿然作聲猶犬鷄豚舉皆是怪屢招天心術士據正法以始之愈甚無益允始知悔咎方議訪邀山林高道悉力啟禳素覩其效忽一偉人自外至掀解簡倨乃謂允曰令郎病不可蓋為衆妖扇黨將肆其虐今沴氣蟠結

充塞不解吾與君雖無雅素但區區寸心每欲代天
 行化為人致祥足下其廣備科儀無靳資費當相為
 止絕允喜不自勝清肅庭除鋪陳汎掃及初其人按
 劍禹步斥群鬼之名即有使者擁一鬼來立命斬之
 則鼠也如是者源、不已或雞或鵝或鳥或象其類
 不一允家竊以為賀其人遽擲劍奮怒化為白狼突
 戶而出內外覩者駭散稍定復桀殊無所覩變怪儼
 如前時訖于詢死乃息

此卷皆得
 之朱從龍

夷堅三志已卷第三